

乡村记忆

北乡乡邻“赊借换”

刘世俊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莱阳北乡老家，乡邻互助“赊借换”，解决了庄户人家生产生活中的诸多棘手问题。“赊”是“借”的升级版，是一种颇具温度的交易方式。“借”是靠人情维系生存，而“换”为农户基本生存提供了保障，双方各得其所。

赊

“赊”在民间经营中较为常见，生活生产中多有“赊”的做法。铁匠铺制作的铁锨、镢头、锄头、镰刀等生产工具以及菜刀、剪刀等生活用具，木匠铺制作的锅盖、菜板、面板、板凳、饭桌、衣柜、木箱等居家用具，小商铺的缸、盆、罐等生活用具，乃至小作坊主人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，都可以“赊”给农户，约定年终农户有了收入再付赊款。

从事繁育猪崽、鸡雏、鸭雏、鹅雏的专业户，将繁育出的猪崽和鸡雏、鸭雏、鹅雏“赊”给农户，等到猪肥出栏，鸡、鸭、鹅下蛋后，农户卖了钱，再将赊款付给繁育专业户。

大集体时代，父老乡亲过日子捉襟见肘，没有多少零钱可支配，母鸡是个“小银行”，家家户户养几只会下蛋的鸡补贴家用，少数人家还会养几只鸭或鹅。日常生活攒下蛋卖钱给孩子交学费，到村代销点买盐、煤油等日用必需品。

春天抓小鸡，秋后来算账，一个“赊”字可见诚信。小鸡贩的竹篓或竹筐外面用棉布围着，一打开盖，毛茸茸、黄澄澄的小鸡仔就顿时活跃起来，不停地叽叽喳喳叫着，既好奇地望着竹篓口，又惶恐不安地拥挤在一起。小鸡贩不是本村人，大家相互也不认识，多数农村妇女没上过学也不会签名，绝大多数是以小贩的记账为准。小贩就从衣兜里掏出个小本本，记上赊账人名，妇女在名字下画下自己的记号，拿走选好的小鸡，一笔赊账的买卖就交易成功。

我伯母外号叫瓢，村人叫她瓢同志。小鸡贩听人这样叫她，误为姓氏，因不会写“piao”字，画了一个圆圈加个把，很形象，惹得众人哈哈大笑。一个圈加个把照样管用，秋后伯母也认可。小贩不好意思，郑重承诺：明春白给我伯母两只小鸡苗。

秋后天气逐渐转凉，村民赊的鸡鸭鹅都已长大，公的母的也能区分确认了。母亲会说，秋后该算赊小鸡的账了，小贩也该上门了。果然没几天，小贩就拿着记账本出现了，进村挨家挨户地收账。这时村妇把赊

养的鸡或鸭、鹅唤到一起，同小贩一起验收数量对账结账。小贩上门后听村民说多少数量，就直接结账。

庄户人讲的是脸面，瞎账让村人瞧不起。不论到了哪家，村民都会热情地招呼倒茶，即使手头一时没钱，也会到邻居家借钱先付赊账，一分不少地还清赊账的钱数，不会让小贩为了要账再辛苦跑一趟。从没有听说哪家欠的小鸡账收不上来的情况，即使是这家买的小鸡都夭折了，也要正常还款的。

借

“借”传承了淳朴的民风，形成了乡土道德约束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

早年，农户常用的生产工具、生活用具，甚至吃的穿的，不是少这个，就是缺那个。缺少的往往就是急需的，去供销社或集市上购买，多数人家拿不出钱，况且有些东西，就是有钱也可能一时买不到。遇到天灾人祸、红白事，甚至家里突然来客等情况，单家独户根本扛不过去。

日子要过下去，邻里街坊之间的互借成了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。我要去挑水，一看水桶担杖不见了，俺爹挑着上队里抗旱了。妈妈说：“去东屋小五奶奶家借去！”我一转身，就从小五奶奶家里借来了担杖，挑水去了。小五奶奶家来客了，上我家借一瓢白面，借回家擀过水面。借了一平瓢面，还回带尖一瓢面。

一些常用的农具，像锄头、镰刀、扁担、箩筐等，谁家临时缺了，去邻居家借一下应急，人们习以为常。生活类的米面油盐、鸡鸭鸭蛋，针线、剪刀，甚至被褥衣服等也在互借之列。家里来客人了，甚至可以去邻居家借一瓶散白干。

大多数的互借，都是相互的帮衬，你帮了我，我也帮了你，你借给了我米面鸡蛋，我隔不了几日如数还你。这些多不用惦记人情，只是一种街坊邻居的日常往来。

有些借用比较特殊，像借钱。王家要盖新房，孙家要娶媳妇，往往“罗锅上山——前（钱）紧”，不得不外借。由于借钱较多，或三五十块，或百八十块，大多数的街坊乡邻没有那么多现钱，就是个别有现钱，也不会借给你，这不是怕你还不上还的问题，而是超出了邻居的承受范围。投亲靠友点头弯腰，借了数家，才解燃眉之急。

换

“换”是以物换物，乡邻用现有的实物与他人换取急需的物品。“换”是最接地气的民间交易。

最早的“换”只限于一些小物件的互换。“货郎进村，头发换针”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常见的交易方式。大街上传来“叮咚当啷”的货郎鼓声，“卖杂货来”“头发换针来”的吆喝声，一个男子肩挑沉甸甸的担子现身村里，肩头的扁担忽闪忽闪，发出“吱嘎吱嘎”有节奏的声响。听到鼓响和喊声，人们知道是货郎老黑又来村卖杂货了。

在村中大槐树下，老黑找块人群集中的宽敞地方卸下担儿，摇一阵货郎鼓，鼓声节奏分明，清脆悦耳，再吆喝几声。他铺一块旧篷布于地，放上十几个纸盒，把竹筐里的物件盛在盒内，又把箱子上的几个抽屉抽下放在布上，抽屉里也盛着各种小物件。老黑挑来的杂货品种真不少，都是些杂七杂八的小物件，却是农村日常生活需要的物品，一溜儿摆在篷布上，五颜六色，琳琅满目，真像一间小型杂货店。

很快，杂货摊周边就聚集起一圈男女老少，大人打听价格的声音和孩子大呼小叫的喧闹声四起。货品可以买也可以拿鸡蛋等物来换。老太太和中年妇女承担着家中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儿，她们的目光便在针头线脑上逡巡，盯着那一圈圈青、蓝、灰、白颜色的线，五颜六色的纽扣，束内裤的松紧带，包在锡箔纸里的大大小的缝衣针、顶针箍、剪刀、锥子，还有给针引线用的引针器。大姑娘小媳妇低声商量着，购买发卡、小圆镜、雪花膏、蛤蚧油之类。

那时时兴订婚的姑娘为未婚夫绣鞋垫、烟荷包，鞋垫有“鸳鸯戏水”“喜鹊登枝”等图案，姑娘就需要买绣花针、小圆撑子、各色绣花丝线。她们边挑选物品边悄声开玩笑，有次看到一个姑娘手拿两束红的、绿的绣花线在端详，挨在她身旁的另一个姑娘悄声说：“是不是要给你的如意郎君绣鞋垫？”前者顿时红了俏脸。

地瓜干换粉条、换酒，花生换油，鸡蛋换百货是当时最时兴的互换。玉米、小麦、大豆和一些山货也能按价格、重量换东西。这是供销社与村民之间的互换，与货郎下乡的互换有明显区别，供销社的商品种类繁多，明码标价，无须讨价还价，村民选择也多。

“换”用最朴素的民间方式解决了乡邻生产、生活中遇到的难题，是北乡最接地气的生存之道。

童年夏夜

胡建军

小时候的夏夜是最难忘的，在煤油灯和蜡烛相伴的夜晚，农村人早早吃完晚饭，拿着小马扎、小板凳、凉席三三两两来到大街上，享受习习凉风。

那时候的大街还是坑洼不平的泥土路面，在街道两侧，人们找一块平整的地方铺上麻袋片、凉席，或躺或卧或坐，三五成群聚在一起。老人们人手一把蒲扇，驱赶着蚊虫，扇风纳凉，侃着大山，街上到处是欢声笑语。我们小孩子满街奔跑，玩耍、追逐、打闹，有的捉迷藏，有的捉萤火虫，有的抓知了猴……我喜欢去掐几朵葫芦花，在手里高高举起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葫芦花开呀，葫芦蜂（一种蛾类昆虫）来呀……”不一会儿，“葫芦蜂”就会闻着葫芦花香振翅飞来。等它钻到葫芦花里，我们再轻轻一捏，“葫芦蜂”就被逮住了。玩累了，我们就躺到大人铺好的凉席上，听那些关于善与恶的鬼故事。或许是因为年纪小，对于鬼神完全没有概念，既害怕又好奇，耳朵总是竖得高高的，生怕漏掉了某个情节，哪怕担惊受怕一晚上。鬼怪故事听多了，总觉得黑夜里到处都藏着看不见摸不着的鬼影，有时突然的一声猫叫都会把我们吓一大跳。

玩到十点多钟，我们会随着大人转移“阵地”，陆续回到自己家里，到自家的平台上铺上被褥继续乘凉。小时候，月亮也是很圆很亮的，月光洒满大地。我们躺在平台上，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，仿佛近在咫尺，伸手可得。有时还会看到流星划过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惊艳又美丽。夜深了，四周虫鸣蛙声一片，像妈妈哼唱的催眠曲伴我们入眠。

夏夜，最让人兴奋的事情就是公社放映队的到来，大家欢呼雀跃，奔走相告，早早去占好地方。那个年代放的电影几乎都是战争影片，《地道战》《车轮滚滚》《小兵张嘎》《董存瑞》等，大家看得津津有味。电影放映完，大家还意犹未尽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大街小巷都硬化成了水泥路面，也安装上了路灯，没有了污水，家畜家禽，蚊子也很少了，小村变得干净整洁漂亮。村民用电供应充足，家家户户安装了电风扇、空调，还有电视、电脑、手机，物质条件改善，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家里享受到惬意的生活。也正因此，现在很少看到人们纳凉的身影了，大街上也没有了早年欢声笑语的烟火气息。时代在改变，但记忆中的那份温暖却始终难以消散，给我留下的是无尽的感慨和怀念。

欢迎原创佳作，投稿邮箱：
ytwbytj@126.com

欢迎关注「烟台街」